

兰州刘菟秋、刘磊母女同遭酷刑折磨

【明慧网】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菟秋与女儿刘磊，二零一六年一月，向身边的百姓传播法轮大法的福音，送他们真相材料，分别遭非法判刑七年和三年，被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和女子监狱，母女俩同遭受酷刑迫害。

刘菟秋女士，原是兰化生服公司职工，六十三岁。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被病魔折磨的卧床不起，严重胃病、肩膀肌肉萎缩、坏骨病、眼疾等等。体重不到六十斤。一九九六年六月，刘菟秋开始修炼了法轮功，短短几个月，身体各种病症就消失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菟秋大多数日子是在中共的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监狱中度过的，她遭受的酷刑折磨包括：背吊、长时间罚站、罚蹲、坐小凳，暴打、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拔头发、灌尿；在严冬里被铐起来冻，导致手严重冻伤；遭强制灌不明药物，导致手臂残废、大脑受伤；遭强行洗脑、高分贝的喇叭不停播放……。

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背穿”酷刑迫害

刘菟秋母女是因发真相资料，被西固区公安分局绑架，被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十四队大队非法拘禁。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讲法轮功真相、发放真相材料、劝“三退”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刘菟秋认为自己不是犯人不穿囚服，坚持信仰“真善忍”，大队长叫李鹏（女，三十多岁）指示劳动队的人给刘菟秋砸上“背穿”，酷刑折磨长达三、四十天，后来怕人出事，才取下镣铐的。背穿就是手背在身后，手铐、脚镣穿在一起，人整个直不起身也抬不起头。真是难以言

表遭受酷刑时的痛苦惨状。

在这三、四十天里，一直没有解开过铐子。吃饭时，里面其他的人喂着吃，上厕所抬到便池，是其他人帮忙解裤子等，晚上睡觉在墙角卧着。

给刘菟秋砸“背穿”就是劳动队的犯人来砸的，在楼道砸“背穿”的时候，刘菟秋在疼痛难忍喊叫，

在甘肃女子监狱遭非人折磨

刘菟秋被冤判七年，刘磊被冤判三年，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被劫持入女子监狱。第一天，刘菟秋被多根电棍电击长达几小时，被电击的嘴唇肿得合不上，面部的皮肤没有一处是好的，脖子能看见的地方血肉模糊。恶警孙立伟还恶毒地挖苦刘菟秋说，你的脸、脖子怎么成了蜂窝煤。以下是刘菟秋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受的部分酷刑：

1、长时间电击

为了迫使刘菟秋所谓的“认罪”，甘肃省女子监狱恶警孙立伟、肖艳、张梅、丁海燕等人非法对刘菟秋每天长时间电击，每隔五分钟就电击一次。更邪恶的是恶人把电警棍插入刘菟秋的嘴里电击，导致刘菟秋的口腔被严重烧伤溃烂。为了掩盖罪行，警察每天叫犯人给刘菟秋灌大量不知名的药物。



酷刑演示图：电棍电击

2、强迫女儿看母亲酷刑折磨过程

为了胁迫刘菟秋，她们强迫刘菟秋的女儿刘磊看母亲被酷刑折磨的过程，刘磊不堪忍受用头撞墙。为此，狱警肖艳体罚刘磊蹲军姿长达几星期，强迫刘磊写检查承认自己违规、违纪并向包夹犯人道歉。由于长时间罚站军姿保持一个姿势，致使刘磊的腿关节疼痛的无法走路。

3、刘菟秋胳膊被迫害残废

刘菟秋在陕西监狱就被迫害成残废的手臂无法吃饭、拿东西。再加上甘肃女监的长期铐拉，她的胳膊被迫害的残废了。每天电棍电击，包夹犯的殴打、辱骂，禁止上厕所之外，还不让刘菟秋抬头看人，走路吃饭只能低着头，稍不注意，就对母女二人双罚。刘磊质问为什么不让她母亲上厕所时，孙立伟说监狱不让刘菟秋上厕所，有想法去找监狱。恶警肖艳经常在监道破口大骂，恶语相加法轮功学员，说：“就是死了也是白死！”

4、不让上厕所

惨无人道的是：不让她上厕所。每天必须吃饭喝水，吃饭时还要多吃，强行加饭，却不准上厕所，大小便都往裤子里拉，还要把裤角塞入袜子让尿尿一直泡在裤子里。晚上睡觉时双手被铐成一字形，不能动，甚至白天也不让起床。日复一日长时间的大小便浸泡，使刘菟秋的两腿内侧、下身和屁股红肿、溃烂。

刘菟秋的尿尿都在裤子里，熏得整个楼道臭秽难闻，就让刘菟秋让蹲在便池上，全身脱光，包夹用盆子接自来水，接满后一盆一盆从头往下泼，叫“洗澡”。脏衣服让刘磊洗，第二天，再给刘菟秋这样“洗澡”后，就直接将卫生间的衣服换上，不管衣服干湿，很多时候，衣服还湿着，就强行穿上了。◇

天水市杨景春自述遭十四年冤狱迫害

【明慧网】天水法轮功学员杨景春，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做好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遭受十四多年的冤狱，期间，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过残忍的迫害。以下是杨景春亲身经历的部分迫害事实：

被绑架、非法拘禁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我再次被绑架，牙齿被警察打松动。公安局副局长指使警察给我戴上脚镣，并拿起拖鞋鞋底抽打我的嘴和脸。晚上把我铐着固定在桌子腿底下，坐在水泥地上过夜。

第二天，他们把我双手吊在暖气管上只能踮着脚尖才能够着地，双手手腕疼痛异常，这样不停的折磨我。

我租住的出租屋里的很多个人物品以及身上带的八百元钱，都被警察抢走。



酷刑演示：吊拷

非法判刑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初，天水市秦城区法院对我非法开庭。一切都是黑箱操作，不通知家人。在非法庭上，我为自己辩护，法警就把我从法庭上撵到门口不让我说话。

我提出上诉后，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零零三年二月就秘密给下发了

维持冤判的通知。

在兰州监狱的四个月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我被送到兰州监狱（甘肃第一监狱）继续迫害。在兰州监狱，做奴工，剥大蒜，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干不完定额不能休息，双手的三个手指头都烂了。

在车间里剥蒜时，我看到有不少法轮功学员天天被吊铐（就是把一只胳膊用手铐铐在上方的暖气管子上），我认识的有王永明。我看不下去了，就去找狱警。教育科科长叫嚣着对我说：“……我告诉你，这里没有条件可讲，没门、没门！”接着，两个狱警直接把我拉走关押到监狱的禁闭室里两个月左右。

期间，我被带到狱警办公室，当时狱警办公室有三个人，我进去后他们把所有窗帘都拉上。其中一人让我蹲下，让我的脚从我戴的手铐上跨过来，然后他用电棍击打我的头部和我的脖子颈部，当时我都能闻到自己头上的焦糊味。

因我不背监规，狱警就唆使看管禁闭室的犯人把我叫到禁闭室后面毒打，用水管子猛抽我，用拳头捶我，威胁要我背监规。

在水天监狱的十三年

到天水监狱三监区后，二零零三年九月，天水监狱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时任监狱政委的郑占海给狱警下达承包责任制，各监区长要表决心签责任书、传达迫害的命令。

二零零四年天水监狱成立科室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减刑为诱饵鼓励包夹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包夹都是经过监狱挑选的狠毒的杀人犯、吸毒犯、抢劫犯等，狱警指使他们殴打、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目的是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犯人想要争分减刑就用非人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五年九月有一天，三监区教导员苏向东通知我晚上必须参加大会，并明确告诉两名包夹犯：如果杨景春有什么举动，一定要把他打倒，你俩一定不能手软！两名包夹犯也明着告诉我：“我们要减刑，谁挡我们减刑我们就叫谁不好受。”

二零零三年底～二零零四年底，天水监狱给所有法轮功学员及监狱的所有犯人，做过可疑的血型化验两次。这两次抽血化验和以往的正常抽血化验不一样，抽血量特别大，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零一零年五月，由于长期迫害、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不叫我自由活动、不给放风时间，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衰弱、不能走动，出现严重的病态现象。父母和狱警交涉后，才把我送到劳改医院治疗。经医院结果是我的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引起贫血、黄疸型肝炎和胃溃疡，需要马上输血和高蛋白营养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天水监狱三监区副监区长苏向东及科长刘江涛对我又进行了八个月“转化”迫害。由七个犯人组成的包夹组，对我残忍迫害。其中在押犯辛士虎为了争取减刑分数，积极参与。八个月时间我分分秒秒都是在痛苦中煎熬，我的精神和肉体都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企图让我放弃信仰的阴谋没有得逞。

出狱后的困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终于离开了天水监狱这个魔窟地狱。回到家里，面对的是困境：没有经济来源，原单位甘肃绒线厂在我被非法拘禁期间单方面解除了我的公职。无法维持生活，只能依靠两位耄耋老人度日。如今家中：父亲今年八十八岁，母亲八十六岁，还有一个有病无生活能力的兄弟。